

浅析冯延巳词中语言张力

顾庭羽

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3

摘要：冯延巳作为南唐重要词人，其作品语言风格、情境意蕴、情感表达等方面既继承了花间词的传统，又有所创新，将个人际遇之沉浮、社会动荡之不安、家国飘摇之感伤融入到了词中，以“小”事件、“小”人物衬托出“大”情境、“大”情感。冯延巳的词具有极强的语言张力，情感与理智、欢乐与悲伤、理想与现实等多重矛盾的交织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思涵内涵，反映出了冯延巳个人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对家国困境的担忧与反思，为后世诗词曲的情境、情感表达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关键词：冯延巳；词；矛盾；张力

研究冯延巳词时不得不提及花间词派。花间词派作为晚唐产生的、历史上最早的词派之一，对南唐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其题材呈现、主旨表达通常采用聚焦的手法，将情境集中于宫殿等常见场景中，将情感局限于闺怨等狭小处，在“小”范围内表达主人公的“小”情感。花间词采用的意象也极其相似，例如温庭筠《更漏子》“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”与韦庄《菩萨蛮》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”都是借用帘帐描写闺阁女子的愁思，难以跳出既定的框架。

冯延巳所写之词则不然，王国维曾评价：“冯正中虽不失五代风格，而堂庑特大，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、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，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。”冯延巳继承了花间词的传统，题材上仍然以描写男欢女爱、华阁艳殿、富贵闲愁为主，但在写作技法上有了重大突破，将花间词派原本狭小的空间延展开来，把情境设置在一个更加辽阔的视角下，这也就是“堂庑特大”的本义——视野阔大，因此若将冯词收录进《花间集》，便十分突兀了。

冯词中“堂庑特大”不仅仅有“大画面”，还将人物的“小”情感放置于宏大的情境之中，用矛盾对比产生张力之美，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、欢乐与悲伤的交织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，传递出词人想表达的复杂情感。

一、情感与理智的冲突

冯延巳词一直以情感悲沉隽永、含蓄深厚著称，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意象传达出对爱情、友情或人生无常的深刻感悟，这种表达方式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。南唐是冯延巳效忠一生的国，身为南唐宰相，他不

得不肩负起重任，呕心沥血、马上征戎、为国谏言；南唐已然成为了冯延巳的家，他一生追随南唐先主、中主二帝，既为君臣，也是挚交好友。身份的限制注定了冯延巳不能将自己的情感完全释放出来，词中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就显得尤为突出了，以一首《临江仙》为例：

“冷红飘起桃花片，青春意绪阑珊。画楼帘幕卷轻寒，酒余人散去，独自倚阑干。

夕阳千里连芳草，萋萋愁煞王孙。徘徊飞尽碧天云，风笙何处，明月照黄昏。”

词开篇聚焦小细节“桃花片”，桃花已纷纷吹落，点明此时已至暮春，下一句“青春意绪阑珊”，将主人公主观情绪融入情境之中，春天快结束了，青春也将成为过去了。冯延巳创作这首词正值任昭武军节度使期间，虽为节度使，但权力甚微，难以顾及国都区域。而南唐颓势初显，“青春阑珊”也暗示着南唐飘摇的现状，南唐建国不久，冯延巳作为建国功臣，眼见国家倾颓，不免哀伤与愁苦了。

后三句主人公完全进入画面之中，镜头不断向前推进，从楼阁进入，拨开帘幕，看见客人都一一离开了，只剩杯盏留在桌面上，最后聚焦于楼台边，捕捉到主人公独倚栏杆，望向窗外，似有所悲。“夕阳”句衔接非常自然，视野突然由小及大，但读者仍能体会到这是主人公远望之景色：日落楼头，放眼望去，芳草绵延不绝，使他起了哀愁之感。最后镜头上移，描绘天空辽阔之景，归雁飞远、笙歌响亮、明月高悬三者意象的叠加，不禁感受到何谓“忧从中来”。

冯延巳对南唐国土有着无尽的热爱与效忠，他与南

唐先主、开国功勋一起为南唐的诞生打下基石，他与一代又一代君臣共同筑起南唐的坚固城墙，当他看到亲手堆砌的城墙被异族攻打践踏时，心中怎么能不悲痛？当他看到南唐诸将争功而致兵败时，心中怎么能不愤怒？当他看到弟弟延鲁身陷囹圄时，心中怎么能不焦急？一重又一重的情感叠加在一起，最后却只能简单化成“愁煞”二字。他是南唐的宰相，是国家的支柱，碍于身份，他无法在作品中宣泄自己最直接的爱与恨。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愈演愈烈，纵然情感之深、含义之多，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，只能期待吹落的桃花能够带走愁思，只能期待在“独自倚阑干”中，自我消化无尽的哀与苦了。

二、欢乐与悲伤的交织

“醉花间”原为唐教坊曲名，本义为咏醉酒于花丛中，冯延巳身居高位，自然能够感受到权重者的欢乐，“醉花间”即为位高者最常态的写照。但是国况愈下，宦海沉浮，冯延巳的词中不免透出悲伤，看似有纵酒高歌的欢愉，也只是回不去的旧光景了。以这首《醉花间》为例：

“晴雪小园春未到，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。

山川风景好，自古金陵道，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，别离多，欢会少。”

这是一首咏春词，与众不同的是，在对春景生机勃勃描绘中透露对往昔的追忆和“盛筵难再”的感慨。起句点明时间节点“春未到”，雪还未融化，但初春的早梅已经悄然待放了。第三四句与前两句所写之景相呼应，鹊在高处筑巢、草上的残雪被月光照耀，生动展现了冬春之交的美景。这四句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，镜头从刚进入小园、捕捉全景“春未到”开始，一步一步展现小园中的细节，用简洁凝练的语言，谱写缤纷多彩的画面，营造深邃错落的意境。

面对这样的美景，词人也毫不吝惜夸赞“山川风景好”，更令人宽慰与欣喜的是，美景自古至今，一如从前模样，仍是那代代口耳传颂的金陵城。然而，下阕第三句笔锋急转直下，由景的描写，转入到了心事的抒发，一反先前的欢快与喜悦，情绪在“少”与“老”的转换与对比中，变得无奈与悲伤了。那原先洒脱欢快的少年，怎么转眼间就已老去了呢？词人回到现实，发出感慨：青春匆匆逝去，不舍昼夜，偶有短暂的相聚，故友们更应该珍惜美好的景色与时光，把酒言欢，互诉衷肠。

《醉花间》是“欢乐”与“悲伤”交织的典型代表，对意境的营造和借景物来抒情、议论都到了成熟的阶段。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这样定义境界：“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”冯延巳在看到小园中冬雪未化初春已至的生机之时、欣赏金陵城自古以来的美景之时、与朋友畅怀宴饮之时，当然是欢乐的，而当他敏锐地捕捉到“青春易逝”这一现象与道理时，不免开始悲伤了。“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”，这是古往今来共通的感慨，正因为生命有限，才更要在恰好的年华中做最潇洒、最值得的事情，故友相聚、举杯痛饮、保家卫国……据考证，这首《醉花间》是冯延巳罢相后所做，此时的他，既经历了权臣的尊贵、好友的欢聚，也体会了官场的好利、家国的飘摇，桩桩件件皆亲历，喜怒哀乐皆尝尽，万般交织中，化成了“少年看却老”短短五字。

三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

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最深层次的矛盾，对比最明显、差距最显著，这更能形成张力，在无限延伸的两极中感受到纠结、迷茫与无可奈何。

“娇鬟堆枕钗横凤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

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

这首《菩萨蛮》是冯延巳的经典之作。前六句与一般闺怨诗所表达的并无不同：主人公因相思进入梦乡，做了一个甜蜜美梦，然而午夜惊醒，点燃红烛，发现意中人仍未归家，她不由得泪眼婆娑，思念愈重。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第一重矛盾，思妇梦见的美好场景与现实丈夫未归形成对比，更突出了思妇的孤独与悲苦。“和泪试严妆”是这首闺怨诗的点睛之笔，将词的格调上升了一个层次。丈夫迟迟未归，思妇悲伤满怀，却仍然细细打扮，力求展现自己最美的样子，“泪”与“妆”的第二重对比，加之落梅、晓霜的衬托，给人高贵而不可亵玩的印象。理想中，就如“妆”一般美丽，家庭美满，生活幸福，现实里，却是独自惊醒，支离破碎，以泪洗面。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，主人公的坚强与高洁随之展现。

“谁道闲情抛掷久？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敢辞镜里朱颜瘦。

河畔青芜堤上柳，为问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。”

如果说《菩萨蛮》仅仅是描绘思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,那么这首《鹊踏枝》就是冯延巳自身的心境了。该词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,但是从内容中不难看出冯延巳创作时的凄惨境遇。以“谁道”这一反问句开篇,将“闲情抛掷久”这一期待再度扭转,闲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想来词人也未必说得清,只知道春天到来时,闲情、愁绪就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了。为了排解愁绪,只得每日赏花作乐、借酒浇愁,但又因此伤害了身体,实在矛盾。“河畔”三句,既是写景色年年流转往复,也是借此点出自己的惆怅周而复始,年年循环,没有尽头。他尝试着询问,询问到底是什么愁苦年年都会发生呢?并没有人正面回答,笔触遂从心中所想转向了现实所处,独自站在小桥上,任凭风吹满怀,任凭月光盈盈。

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这首词中也十分突出。尽管“理想”从内容中难以确切捕捉,但是显然,孤独愁苦、无所适从的现实是词人不想面对的,那么山河重整、生活美满等等的美好理想也就呼之欲出了。词人没有大篇幅地铺陈词人复杂遭遇下的消极表现,只是发出两个自嘲与不解的提问、特写独立小桥、平林新月的镜头,就把丰满理想与颓败现实对比下的悲情渲染到极致了。词人在理想与现实中反复徘徊,语言镜头也随之切换自如,将语言张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
结语

冯延巳的词因循出新,用极富张力的语言,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、欢乐与悲伤的交织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展现复杂的情感。王国维曾评价冯词“堂虎特大”,这

正是其语言张力的体现,在两级反差与对比中延伸了词的意境和深度;同时拓宽了闺怨诗的表现内容,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儿女情长、孤独愁思,而是塑造了更加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,既有独自思念的落寞,也有高洁不可近的孤傲。这一独特风格对后世的创作也有很大启发,晏殊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、欧阳修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”等词句风格都与冯词极其相似,《艺概》中提到“冯延巳词,晏同叔得其俊,欧阳永叔得其深”,正是在这俊与深之间,词的表现领域不断拓展,历久弥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国维.人间词话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
- [2] 苏缨.人间词话精读[M].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5
- [3] 刘熙载.艺概[M].中华书局,2019
- [4] 唐圭璋.唐宋词鉴赏辞典[M].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8

诗词引用

- [唐]温庭筠《更漏子》(柳丝长)
[五代]韦庄《菩萨蛮》(红楼别夜堪惆怅)
[五代]冯延巳《临江仙》(冷红飘起桃花片)
[五代]冯延巳《醉花间》(晴雪小园春未到)
[五代]冯延巳《菩萨蛮》(娇鬟堆枕钗横凤)
[五代]冯延巳《鹊踏枝》(谁道闲情抛掷久)
[宋]晏殊《蝶恋花》(槛菊愁烟兰泣露)
[宋]欧阳修《蝶恋花》(庭院深深深几许)